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新話 序

序一

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。以為《剪燈錄》，凡四卷矣。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，遠不出百年，近止在數載，裊積於中，日新月盛，習氣所溺，欲罷不能，乃援筆為文以紀之。其事皆可喜可悲，可驚可怪者。所惜筆路荒蕪，詞源淺狹，無鬼目鴻耳之論以發揚之耳。既成，又自以為涉於語怪，近於海淫，藏之書笥，不欲傳出。客聞而求觀者眾，不能盡卻之，則又自解曰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聖筆之所述作，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也；然而《易》言龍戰於野，《書》載雉鳴於鼎，《國風》取淫奔之詩，《春秋》紀亂賊之事，是又不可執一論也。」今余此編，雖於世教民彝，莫之或補，而勸善懲惡，哀窮悼屈，其亦庶乎言者無罪，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。客以余言有理，故書之卷首。

洪武□一年歲次戊午六月朔日，山陽瞿佑書於吳山大隱堂

序二

昔陳鴻作《長恨傳》並《東城老父傳》，時人稱其史才，咸推許之。及觀牛僧孺之《幽怪錄》，劉斧之《青瑣集》，則又述奇紀異，其事之有無不必論，而其製作之體，則亦工矣。鄉友瞿宗吉氏著《剪燈新話》，無乃類是乎？宗吉之志確而勤，故其學也博，具才充而敏，故其文也贍。是編雖稗官之流，而勸善懲惡，動存鑒戒，不可謂無補於世。矧夫造意之奇，措詞之妙，粲然自成一家言，讀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，悲而掩卷墮淚者，蓋亦有之。自非好古博雅，工於文而審於事，曷能臻此哉！至於《秋香亭記》之作，則猶元稹之《鶯鶯傳》也，余將質之宗吉，不知果然否？

洪武三□年夏四月，錢塘凌雲翰序

序三

余觀宗吉先生《剪燈新話》，其詞則傳奇之流。其意則子氏之寓言也。宗吉家學淵源，博及群集，屢薦明經，母老不仕，得肆力於文學。余嘗接其論議，觀其著述，如開武庫，如遊寶坊，無非驚人之奇，希世之珍；是編特武庫、室坊中之一耳。然則觀是編者，於宗吉之學之博，尚有愆也。

洪武□四年秋八月，吳植書於錢塘邑庠進德齋

序四

余觀昌黎韓子作《毛穎傳》，柳子厚讀而奇之，謂若捕龍蛇，搏虎豹，急與之角，而力不敢暇；古之文人，其相推獎類若此。及子厚作《謫龍說》與《河間傳》等，後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，豈前輩所見，有不逮今耶？亦忠厚之志焉耳矣。余友瞿宗吉之為《剪燈新話》，其所志怪，有過於馬孺子所言，而淫則無若河間之甚者。而或者猶沾沾然置噓於其間，何俗之不久也如是！蓋宗吉以褒善貶惡之學，訓導之間，游其耳目於詞翰之場，聞見既多，積累益富。恐其久而記憶之或忘也，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發、可以懲創者，匯次成編，藏之篋笥，以自怡悅，此宗吉之志也。余下敏，則既不知其是，亦不知其非，不知何者為可取，何者為可譏。伏而觀之，但見其有文、有詩、有歌、有詞、有可喜、有可悲、有可駭、有可嗤。信宗吉於文學而又有餘力於他著者也。宗吉索余題，故為賦古體一首以復之云。

山陽才人疇與侶？開口為今闔為古！
春以桃花染性情，秋將桂子薰言語。
感離撫遇心怦怦，道是無憑還有憑。
沉沉帳底畫吹笛。煦煦窗前宵剪燈。
條而晴兮忽而雨，悲欲啼兮喜欲舞，
玉蕭倚月吹鳳凰，金柵和煙鎖鸚鵡。
造化有跡屍者誰？一念才蔭方寸移，
善善惡惡苟無失，怪怪奇奇將有之。
丈夫未達虎為狗，濯足滄浪泥數斗，
氣寒骨聳錚有聲，脫幘目光如電走。
道人青蛇天動搖，下斬尋常花月妖，
茫茫塵海漚萬點，落落雲松酒半瓢。
世間萬事幻泡耳，往往有情能不死，
□二巫山誰道深，雲母屏風薄如紙。
鶯鶯宅前芳草迹，燕燕樓中明月低，
從來松柏有孤操，不獨鴛鴦能並棲。
久在錢塘江上住，厭見潮來又潮去，
燕子銜春幾度回？斷夢殘魂落何處？
還君此編長嘯歌，便欲酌以金叵羅，
醉來呼枕睡一覺，高車駟馬游南柯。

洪武己巳六月六日，睦人桂衡書於紫薇深處